

编者按

2021年,Equinor(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油气产量刷新了历史纪录。与此同时,挪威方面释放出不少坚持油气勘探开发的意向,这在以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为主题的欧洲大陆,多少显得有些刺耳和另类。实际上,作为欧洲主要油气资源国,挪威靠油气业务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依靠油气资源获益良多。但同时,挪威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步伐也迈得相当稳健。挪威在能源方面的“两面性”或许与其独特的地理、资源条件有莫大的关系。

本版文图编署名外由
卢雪梅 提供



挪威资源的“两面性”

与俄罗斯相比,挪威是相当低调的油气资源国。虽然面积很小,但展开一张全球地图可以发现,挪威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比俄罗斯的纬度还高,1/3的国土位于北极圈内,地理上是全球最靠北的国家,不仅拥有绝佳的自然环境,而且俯瞰着北极丰富的自然资源。

“白煤和黑金”

挪威人口为500万,仅是沙特人口的1/7,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资源国之一,也是北欧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能源资源,即“白煤和黑金”。

所谓白煤,是指水力发电。挪威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全球最广泛的峡湾地貌,多山地,多湖泊、多瀑布,水力资源异常丰富。1970~1985年,挪威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大批水电站。迄今为止,挪威的水力发电量占该国总发电量的96%以上,是欧洲,也是全球“绿色”成色最高的用电“模范”。

除了白煤,挪威还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1962年,挪威找到了艾科菲斯克油田,是迄今为止挪威大陆架上的第二大油气发现,随后,沿着挪威大陆架和北海海域,挪威又找到了一系列油气发现,其铺设管网,将天然气输往德国,原油则输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挪威曾一度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沙特的全球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坐拥如此丰富的油气资源,又地处北欧,紧邻最大的油气消费国,挪威想不富也难。

环境保护派和化石资源派的尖锐斗争

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资源结构,使得挪威国内的环境保护派和化石资源派之间的斗争异常尖锐,在国际舞台上的“人设”也显得很具

两面性。

一方面,挪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比如,挪威通过国际气候和森林倡议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这些国家的森林砍伐;挪威是绿色气候基金的最大捐助者。政府也在能源转型技术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注重碳捕集和封存(CCS)技术的研发。

挪威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已从与煤炭相关的企业撤资,并在逐步停止对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的投资,转而将资金投向未上市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尤其是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近年来不断抛售化石能源公司股票,每次发布公告都以油气生产为主业的公司造成巨大的压力,并对仍保持化石能源路线的投资人发出强烈的“劝退”信号。这些举措和政策也得到国内广泛的民意支持,尤其是享受高社会福利成长的挪威年轻人和城市居民,对此尤为热衷。

另外,碳税对挪威来说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1991年,挪威就引进了碳税,几乎是最早引入碳税的国家。挪威的“绿色”还表现在电动汽车的销量上。2021年,挪威新车销量中有70%都是纯电动汽车,这显然也是民众支持新能源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挪威的经济倚重化石能源收益。最新数据显示,挪威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之一、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油气出口收入占总出口收入的41%,收益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也占政府总收入的14%,为其7%的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人均收入高于美国,主要受益于油气出口。

挪威拥有巨大的油气储量,其石油产量增势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且挪威地处欧洲,与消费国近在咫尺,是欧洲最安全可靠的化石能源来源。1990年以来,挪威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就一直很稳定,毫无下行迹象。挪威近期称,计划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4%~21%,远低于前几年设定的削减50%~55%的豪言壮语。

经济模式与环境愿景的不协调

可以看出,挪威的经济模式底色与其表达的环境愿景之间存在不协调因素,也在民众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撕裂,且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有所体现。此前从未赢得过议会席位的绿党党员人数大幅增加,一度得票率不俗,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环保主义倾向的抬头。

尽管如此,挪威对油气收益的支持力度仍占压倒性地位。挪威首相曾公开表示,当前的世界仍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完全停止石油勘探和生产不仅无益,而且可能阻碍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挪威官方有不少关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绝不等同于让油气行业“关门大吉”的表述。

已执政8年(最近一次选举中落败)的保守党一直支持化石燃料生产,并公开表示,要停止油气生产可能需要300年。最近上台的工党也公开宣称,不会让任何要求停止所有油气勘探生产的政党加入新的联合政府。工党的盟党虽然对限制挪威化石燃料出口态度强硬,但也只要求停止向公司发放新的勘探许可证,并认可马上停止所有的油气生产对挪威的经济冲击的确过大。挪威国内的意见分歧可能最终会形成一种折中方案。

目前,挪威大部分油气产量仍来自北海的成熟油田,而真正对挪威未来油气发展前景构成挑战的是其在北极圈巴伦支海的油气储量的动用,环保主义者对此非常敏感,新上台的工党对停止发放勘探许可证一事态度暧昧,这些都是挪威油气未来的不确定因素。

供应过剩,但随着库存本已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备用石油产能可能在2022年底被消耗。

摩根士丹利补充说,由于欧佩克+没有动力增加供应,可能不会再增供40万桶/日。布伦特油价高于近期高点的时间或将从2022年中期及以后开始,市场可能在2023年出现石油供应短缺,并将进一步加剧。

(李嵩)

摩根士丹利下调明年初可能

出现

过剩

过剩